

中华
实用

主编



秋
枫

诗

韵

责任编辑 / 胡维革
封面设计 / 翁立涛

中化实用
诗韵

ISBN 7-206-04607-X



9 787206 046070 >

ISBN 7-206-04607-X

I·313 定价:128.00 元

中华实用诗韵

主 编 秋 枫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实用诗韵/秋枫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

ISBN 7-206-04607-X

I. 中… II. 秋… III. 诗律—中国

IV. I20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731 号

中华实用诗韵 ZHONGHUA SHIYONG SHIYUN

主 编:秋 枫

责任编辑:胡维革 封面设计:翁立涛 版式设计:赵 亮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5378099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44.125 字 数:15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07-X/I·313

版 次:2005年2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 000册 定 价:1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华实用诗韵

顾问、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顾	问	丁 芒	丁国成	王 澍	王建中	乐秀拔
乐时鸣	丘海洲	叶 蓬	刘 征	刘 章	陈庆延	李 锐
李玉臻	杨金亭	杨耐思	张 沾	张 镗	林 岫	陆伟然
欧阳鹤	郑伯农	周克玉	周斌武	武正国	段天顺	侯精一
星 汉	宣奉华	钟家佐	钟振振	高 勇	赵焱森	秦中吟
鲁国尧	熊东遨	熊盛元	雍文华			

主 编 秋 枫

特邀编审 潘 慎

编委会主任 孙占国

责任编辑 胡维革

编 委 丁汉荣 丁慨然 马思周 马富琳 方国礼

王 旭 王 玫 王一玲 王玉祥 王成才 王兆义 王守仁

王学双	王亚平	王邦建	王晓珑	包梁筠	冯久辉	冯志成
冯家会	田成铭	史敦才	石理俊	老旭	老驥	巩耀华
江岚	江海峰	刘长江	刘连茂	刘保安	刘麒子	刘道龙
吕尚	吕永红	汲从斌	乔亚民	汤和伟	汤其武	孙乃文
孙占国	孙显军	孙临清	吴卓璧	毕彩云	伍锡学	何培
陈修文	陈敬泽	李小雨	李凤英	李庆宏	李国林	李敏华
李雪莹	李善阶	时新	汪凤岭	吴江涛	杨景华	杨林森
杨逸明	张栋	张进义	张志勇	张祝文	张国东	张国忠
张晓莹	张裕康	范少华	宗占智	林峰	林崇增	郑邦利
洪仁怀	施立学	郝丽萍	侯金萍	侯树凯	胡迎建	秋枫
姚平	姚远	姚莹	姚伊夫	赵广彤	赵木兰	赵长明
赵林英	赵京战	赵洪银	党学谦	郭也群	郭庆华	郭少英
胡维革	聂德祥	倪君	倪忠奇	原学玉	钱世明	钱明鏊
唐世政	夏维忠	奚少庚	徐章明	梁芮	梁玉芳	梁晓霞
晨崧	黄心培	崔以军	崔育文	曹晓波	程月仙	程欣荣
傅占魁	董湘兰	鲁云信	鲁纯堂	管彦	蒋光年	蔡淑萍
缪卫国	翟生祥	潘安	潘慎	戴云蒸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序秋枫·潘慎《诗韵词律》

鲁国尧

我自幼及老，都喜欢看非专业的“闲书”，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则故事，如今还依稀记得，按照大脑里储存的残余信息去查书，果然一索而得，不免欣喜。

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诗人、作家郁达夫在1935年写过一篇游记《扬州旧梦寄语堂》，这篇游记劈头就是四句诗，现在让我将该文前面的部分抄在下面：

“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

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廿四桥。”

这是我在六七年前——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的秋天，写那篇《感伤的行旅》时瞎唱出来的歪诗。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上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因为在太湖边上受了一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旅途不带诗韵，所以这一首打油诗的韵脚，是姜白石的那一首“小红低唱我吹箫”的老调，系凭着了车窗，看看斜阳衰草，残柳芦苇，哼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山歌^①。”

2 序

为了使此书的读者诸君了解来龙去脉,我就把郁达夫模仿的那首姜夔诗也逐录于下,这首诗很有名。

过垂虹

自作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陵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我曾经读过复旦大学名教授刘大杰(他有部名著叫《中国文学史》)的一篇文章,刘先生说过一句话:五四以来的作家,旧体诗写得好的,首推鲁迅,次则郁达夫。按,在当时的文坛上,郁达夫是位公认的天才,而这位天才吟诗,居然也还得靠《诗韵》。身边没带,就只得模仿自己背熟的诗,袭用其韵脚。这种经历,绝大多数诗人也是有的,但是不讲,而郁达夫讲了,这就是一则宝贵的韵学兼诗学史料。我今日“发掘”,或曰“开发”出来,不“专”其“利”,与同道共享之。

郁达夫的这则故事说明了《诗韵》一类书的重要性。你要做诗,就得备一本《诗韵》,居家置案头,出外带身边。除非你是超过天才郁达夫的天才。

我们中国人一向有刨根问底的习惯。要问《诗韵》的祖先,它可谓源远流长,毛估一下,该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诗韵”是韵书的一种,韵书是按照语音学的音节里的“韵”编排的辞书,其根基在审音,是音韵学的著作。而其功用之一是“广文路”,即当文士写诗词歌赋等韵文时为他们提供可选择的韵脚字。最早的韵书是西元3世纪魏时的李登《声类》,5-6世纪的南北朝是韵书发展的时期,隋文帝时陆法言编的《切韵》集前此韵书的大成。隋代开始施行科举制度,唐代仍之,科举以诗赋取士,诗赋要押韵,于是《切韵》被国家定为诗赋押韵的标准。可以说,在唐代,《切韵》是官定的诗韵。到了宋金,出现了“平水韵”,这类韵书,它的音韵学功能被削

弱,成了专门的诗韵书,长期以来,做旧体诗的人奉为圭臬,直至今日,直谓之“诗韵”。

而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的戏曲、曲艺等押韵,则流行“十三辙”。1941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新韵》(主要编者魏建功先生)²,分十八韵部。此后的《诗韵新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辑,1978年新二版)、《现代诗韵》(秦似编,1979年第2版)、《韵脚词典》(陈北郊编,1995年)、《中华新诗韵》(谢德馨编,2004年)等书或分韵十八,或分韵十二。不像旧《诗韵》那样以往昔的规范作为规范,而脱离当今的语言实际,它们都是以活的北方官话音或者北京音为标准的,因而具有生命力。

王国维说:“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法言)、孙(愬)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³时至今日,虽然不会“家置一部”《诗韵》,但是近五十年中国大陆重印的清人《佩文韵府》、《诗韵合璧》、《诗韵全璧》之类的书数种,累计印数会有十万以上。因为还是有人在写旧体诗,这些书还可以作其他文化研究用。写新诗的人自然不会再押“平水韵”了,他们需要新的“诗韵”,即新诗的“诗韵”。这五十年出版的新编“诗韵”约二十种左右。

上面提到的《佩文韵府》,系1703年清康熙帝下令所编,纂修官凡22人,1711年方成,一韵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时编为444卷,18000余页。1716年康熙帝又令文臣编《韵府拾遗》,1720年成,纂修官5人,收入《四库全书》时编为112卷。⁴它们的特点是韵藻鸿富,达几十万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诗韵。如今在我面前的由秋枫女士主编,潘慎先生为特邀编审的这部《中华实用诗韵》,可以毫无夸张的说,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本现代诗韵,它收字1万2千余,韵藻约30万个,精装书约1500页。

韵藻是什么?“诗韵”书首先是为诗人写诗提供韵脚字的,诚

然,这是主要功能。应该说,它还有另一个主要功能,即向诗人们提供韵藻,元明清时的若干“诗韵”书即如此,以《佩文韵府》最为著名。凡是从事写作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搜索枯肠,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天才或者学富五车者除外)。与其搔耳抓腮,不如求助工具书。如今的一般人,只知道查词典。但是词典基本上不收词组,而且词条下的众多释义和例句大大影响浏览、选择的速度。人们需要干净利落,要求书中只出现词和语本身,而且密集,使读者能够一目十行,一扫即得,这种需要只能由特种工具书如《诗韵》来满足,韵脚字下所带的大量韵藻即是为诗人提供的词库和语库。

“诗韵”书,如清初的《佩文韵府》,以至1965年的《诗韵新编》,它们的韵藻排列法只有一种顺序,现以《诗韵新编》为例,“歌”字下收“诗歌”、“国歌”、“凯歌”、“红旗歌”等共40条词语。而秋、潘二位的《中华实用诗韵》则有“哀歌”、“悲歌”、“长歌”、“大风歌”、“仰啸浩歌”等75条词语,不仅量多,而且它还收另一种次序的词语,如“歌人”、“歌儿”、“歌工”、“歌风碑”、“歌声绕梁”等30条。秋、潘二位的这本书,实际上囊括了逆序词典和正序词典二者的功能而兼有之。我认为,秋、潘二位的这本《中华实用诗韵》,对语言学家了解、研究汉语单音词素或单音词的配搭、能产性、历时的特质,甚至它们的文化色彩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所以这本书将不仅为诗人所欢迎,研究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学人也必须拥有它,《中华实用诗韵》既是诗歌创作或诗学领域的专书,也是语言学类的书籍。

我要向秋、潘二位表示高度的敬意。《佩文韵府》及《韵府拾遗》是皇帝下令纂修的,是“皇帝项目”,这是我杜撰出来的词语,如果用时尚术语,则是国家重点工程中的超级项目,经费大概是“要

多少,给多少”,^⑤实际投入的专项资金不知多少两银子,折合今日的人民币该有几百万元吧,甚至上千万元?《佩文韵府》投入的人力计:纂修兼校勘官 10 人、纂修官 12 人、校勘官 4 人、校录官生 35 人,自“立项”至“结项”、“出版”,历时八载,刻墨版一万八千有奇。而秋、潘二位以二人之力,两载之功,即成此巨著。其艰难和杰出只有靠比较参照才能凸现。

我跟秋、潘二位先生至今尚未谋面,与潘神交已久说来要费点笔墨。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即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宋词用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文章陆续发表。我在《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里说:

研究工作开始是摘录韵字,而这又须先辨清韵律。……至于一首词何字为韵脚,有前人关于词律的著作可供参考。清人万树《词律》收 660 调,1180 体。徐本立《词律拾遗》补 165 调,495 体。后来杜文澜《词律补遗》又补 50 调。而王弈清等编的《词谱》收 826 调,2306 体,最称赅备,足资验证。不过衡以宋代山东 14 家 1300 首词,诸书遗漏之处尚多。如晁端礼的《春晴》、《脱银袍》两调上述四书皆失收。辛弃疾《江神子·暗香横路》双调 70 字,前后段各七句四平韵一叠韵,辛《踏歌·撚厥》三段 81 字,前段四句四入声韵,中段四句三入声韵,后段五句四入声韵,诸书皆不录该体。又如《金人捧露盘》调诸体所收各体皆中调,而晁端礼《金人捧露盘·天锡禹圭》是 140 字的长调,却未被录入。如此之类,不烦缕举。

《词谱》诸书所定的韵脚,多数可从,然而亦有失当处。如《词谱》卷三九《哨遍》收辛“一壑自专”阙,辛集于词牌名下注明此首是用“蜗角斗争”阙的韵,以后者校之,可知《词谱》定其中的“醉意”二字为韵非是。……

有些长调如《六州歌头》,从辛弃疾、李冠诸人的作品比较中,

可知该调用韵数目、韵脚地位、换韵与否等都很不一定，诸词律书也未能全部概括。总之，摘取韵字时，前人词律书有不可依据的则酌情而定。^⑥

我之所以引述二十多年前的拙文，目的在说明当时对旧的词律书的不满，盼望全备的词律书“若大旱之望云霓”。那时我在拜谒唐圭璋先生时，曾向唐先生谈及这个问题，记得唐先生说过，想让一个博士生做这样的研究，编一本好的词律书。到了八十年代，我听说山西有人编了一本总结《全宋词》、《全宋词补辑》等书中出现的词调、词体的新词律书，于是赶紧向我的同窗陈庆延打听，知道是潘慎先生的成果。1991年潘先生的《词律辞典》出版的消息传到江左，我赶紧托一位去太原开会的同事买回。今年春夏，我应邀赴台南成功大学讲学，我向听课者介绍《词律辞典》，称它是迄今为止最详备的词律书，我发现成大图书馆也藏有此书，一位中山大学的女博士生告诉我，她早已买了，闻之，甚感欣慰。潘先生精益求精，在《词律辞典》的基础上，在秋枫女士直接参与和协作下，如今又成新作《中华词律辞典》。这本书，共收集词调2500余个，（包括别名词调）比他原来编撰的《词律辞典》词调多出一千余个，堪称词谱大全，从事词学研究的专家一定要奉为圭臬了。《词律辞典》的卷首有潘先生自撰的词“解佩令”，我经常翻读：“廿年搜调，十年执笔，三十年心血都耗尽。记得当时，惜寸阴、辛劳何恨。频消损、沈腰潘鬓。”何等感人！感人何等！

潘先生大半生坎坷，十分坎坷！但是却未为时所埋没，凭着超常的意志，坚韧的努力，在近二十余年中，著、编了许许多多古典文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的书，而今年逾古稀，犹游学关外，成此巨著《诗韵词律》，I册为《中华实用诗韵》，II册为《中华词律辞典》。他托陈庆延同学征序于我，我的德、才、学、齿均不配为此著

写序,然而我不能推辞,于是满含敬意写了如上的文字,请秋、潘二位先生批评、指正。

潘先生是一位“南北人”,此话怎讲?他本为南人,然而,青年—壮年的“运动”轨迹是:南—北—南—北,其坎坷,其艰辛,其痛楚,逾于庾信,而在老年卒成巨著《中华实用诗韵》和《中华词律辞典》。人世间该有这样一篇文字:《奇人潘慎传》,可惜没有!

对于秋枫女士,我并不认识。经潘慎先生介绍,才使我对她有初步的了解。秋枫女士原名李书文,她既不是像谢道韞、李清照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或者学士的高等知识分子。她是个能提能挑、经过文革洗礼和劳动锻炼的大山女儿。但从小酷爱文学,凭着她的天赋和勤奋,脚踏实地步进了文学殿堂,涉足文坛、诗坛,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杂文、诗词,特别在旧体诗词方面卓有成就。她曾担任过当代诗词界的“最高学府”《中华诗词》的编辑;《中华诗词》编辑部副主任;《诗刊》格律诗词栏目主持人。现任《长白山诗词》常务副主编主持工作。可称得上当代诗词界的中枢。她早就感到“平水韵”对现代的诗词创作越来越扞格,特别是北方方言里的人声字消失。所以一直打算对诗韵有所改革。因而,当她了解到潘慎先生曾应聘到广州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主编《中华新韵府》时,就一直互相联系,探讨诗韵改革问题。后来,潘慎先生因种种原因而“白炒鱿鱼”(用潘先生之语)辞编《中华新韵府》后,曾多次和秋枫女士商讨合作问题。

对于秋枫女士,实在了解太少,只好“语也不详”,不过有一点必须肯定。秋枫女士在白学创作和诗词音韵研究方面有如此成就,正是“英雄何论出身低”啊。

我就以《神童诗》上的两句诗赠给秋枫女士以表示我对秋女士

自学成才的钦佩，

“将相本无种，男儿（女儿亦然）当自强。”

再以老杜的两句诗作为此序的结尾，以表达我对潘慎先生的敬佩之意：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附注：

①见《郁达夫自选文集·游记卷》页111，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魏建功文集》第一卷收《中华新韵》，题注：“这是一部于1941年10月10日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的国家韵书。魏建功编纂，黎锦熙、卢前和萧家霖参订。”

③《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观堂集林》卷八。

④《佩文韵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则是以成书之年言。然而紧邻其后的《韵府拾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可是查《韵府拾遗》序后知，该书康熙五十五年始纂，五十九年编成。于此可见四库馆臣之疏漏。

⑤据云，近有某项目，其经费，“要多少，给多少。”

⑥《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又，我的《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亦述及清人词律书之不详各处。

2004年11月4日

于颜之推、萧该故里

前 言

这部《中华实用诗韵》是完全按照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编写的韵书,供广大诗词爱好者和创作者尤其是初学创作者参考使用。书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熟语、成语(两者只限四字格以内)等,共约 30 余万条。

我国的格律诗词创作,从宋代以来,一向沿用平水韵。平水韵改革了分韵繁复的“切韵”、“广韵”,把原来的 206 个韵部归并为 106 部,是根据语音变化所进行的改革,是切合宋代人的语音音系的,因之被诗人们接受使用,到目前为止,将近千年了。

然而,到了现代,平水韵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实际音系已产生了很大差异。首先表现于“平水韵”中有 17 部入声字,全国统一教材(大、中、小学)中已没有入声的读法和标示,普通话里也没有入声字。一些用惯了平水韵的诗人,对于入声字的问题不大,似乎入声字是自然存在的。可是,对于学生和初学者来说,却是个难题。因为他们所受的语音教育是“阴、阳、上、去”,根本没有入声这个概念,当然不知道哪个字是入声。即使在平水韵上看到,知道那个字是入声,也读不出入声来。有大部分入声字归入了上声去声,对诗词创作没有什么问题,反正“上、去”都是仄

声。可是有些入声字却归到了平声,如“国”字属于入声十三职韵;“激”属十二锡韵。而普通话里,“国”是阳平,“激”是阴平,都是平声字。在“平平仄仄仄平平”的格律中,第二字用了“国”或“激”,按照现代音韵来说并未失律,然而按平水韵的要求,却是犯了“大忌”。

我们认为现代人写诗是给现代人或后人看的,所以就要用现代人的音韵创作诗歌,平水韵是宋代人按照语音的发展规律而编写的。《中华实用诗韵》是我们按照语音的发展规律而编写的。我们主张在格律诗词创作中提倡现代诗韵,但不排斥平水韵,可根据个人的创作习惯,现代诗韵与平水韵双轨并行,不过不能混用。这部《中华实用诗韵》,希望能对广大的诗词爱好者有所裨益。

限于我们的水平,而且又是个尝试,这部韵书一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的诗词爱好者和专家学者,多多提供宝贵意见,以便修正,让这部韵书在推广以普通话写诗词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凡 例

1. 本书以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为基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为主要依据。

2. 韵部基本按照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仅将卷舌音另立一部,e,o合为一部,ie立为一部。分部情况如下:

(1)啊 (2)鹅 (3)衣 (4)支 (5)乌
(6)熬 (7)哀 (8)威 (9)耶 (10)欧
(11)安 (12)恩 (13)昂 (14)庚

3. 韵部中单字条目按汉语拼音方案声母表列序,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零声母字排在每声的首位。

4. 声调分四声,即: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5. 入声字派入三声,在每一个入声字下用